

陪你游甘孜

色达字青夺游记

◎韩晓红

字青夺藏语意为含白色的大记号之意，因此地山岩一处石带白色，故称。

这是一个有记忆的村庄。我沿着山径一路向上，终于寻到了山岩上的白色符号。

或许是岁月在这里停下了脚步，用殊异的符号记录着什么。

我站在内容不确定的符号前，审视着眼前的村庄，很是纠结，不能把符号与村庄联系到一起。

或许是亲切的想念，要不怎么会标下这样的符号；

或许是有趣的祝福，要不怎么会如此白得纯美。

许是大自然的刀斧神功，把儿时的祝愿存放在这里，把一个天长地久的故事存放在这里，把一次漫不经心的许愿存放在这里。

假如此时是深冬，又该怎样阅读白色岩石的清丽？因为冬季擅长储存温馨。

假如现在是初春，又该怎样解释这白色山岩的峭拔与浪漫？因为春日里村庄里会有孩子如跳跃的心情一样，在符号前释放春的喜悦。

好在山岩旁边有挺拔高耸的树木，叶片瑟瑟摇曳，把一汪碧绿摇曳成

山岩的屏障，赋予白色符号于动感与清爽。

我查阅了记忆库，究竟在白色符号里蕴涵着怎样的情怀？记录着怎样的心迹？

我翻阅了字青夺村的历史，究竟有哪一段与白色符号有关？

蓝天里有白云飘逸，山岩旁有清泉流淌，树林里有鸟儿鸣唱，这难道是一个诗意般的吻合？

草地上有牦牛闲食，牛背上有牧童吹笛，空气里有山歌绽放，这难道是一幅精致而豁达的清明图？

我想，总有一些原因是我们认知之外的，甚至会有一些记忆渐渐离我们远去，宛如远山一样，朦胧与清晰总是交相缠绵。

相信岁月的步履，总会走走停停，尽管山岩与草树依然瞩目，然我依然彷徨与茫然，依然找不到些许根由。

我有些无望地仰视着白色记号，是儿时的记忆，还是无涯际做客的情怀？

一只鸟飞来，在山岩上驻足，有些挑衅性的在白色岩石上走来踱去。

无解令人失望，我的思绪在字青夺浪游，忽而飞向远古，忽而展翅当下，这白色的符号怎么也挥之不去。

对了，为什么以此为名？

山岩上有很多绿草簇拥着，有很多青树护卫着，有蓝天白云罩着。一股和谐的温馨呵护着我。

一位叫仁青的姑娘来到我的身旁，好奇地看我拍照。姑娘含笑不语，仿佛脑海里有着天大的秘密，就不愿意告诉我。

就在姑娘微笑的时候，我竟然拍下了她与白色符号的相依合照，姑娘微笑着，没有刻意合照的矫揉造作。不，这哪里是合照，这是灿烂无暇的对话，是以此亲密无间的拥抱，是用心来构建的图案。

这样的相融相合相伴，岂是一个“和谐”能够表达的。这自然的合影，这无暇的笑容，似乎泄露了符号的秘密，我不禁心里一颤。

高原总是多雨，且极富个性。雨夹带冰雹颗粒，洋洋洒洒地洒了一地，人还没有回过神来，阳光就已经暖暖地洒了一地。

雨之后，四周尤为沉静，唯有阳光的朗照，地上漫起梦幻般的水汽，四周的万物仿佛刚出浴的美人一样，若隐若现，颇有几分诗情画意。

仁青姑娘依然微笑着，她静静地

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忙着拍照。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身后竟然先先后后地集拢了一群人，一位靓丽的藏族姑娘用银铃般的嗓音说：“我是村支书，县里通知说有客人要来，原来你早就到了”。

字青夺是一个小村庄，小是小，村里被村民设计摆放得井然有序，地上没有刺眼的现代食品包装纸和饮料瓶罐等。

今夜，我竟然成了字青夺村的一员。

我与村民围着篝火跳起了锅庄，我与村民手拉着手，踩着节奏载歌载舞。

这字青夺村，简直就是歌舞的海洋，简直就是世外桃源，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悦耳动听的藏族歌曲，优美靓丽的藏族舞蹈，每人都会唱，每人都能跳。忽然，我看到了白天的仁青姑娘，她拿着话筒，一边舞一边唱，身材窈窕，和谐自然，那清脆闪亮的歌声，把整个字青夺村庄都跳活了，仿佛整个村庄都在高唱，都在舞蹈。

字青夺的夜是寂静且带着嫩草气息的，那位漂亮的支部书记很是自信地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她的音质清亮，思路清晰，规划并向往着字青夺的未来。

野姜花开了

◎林海平

溪水拐弯处，
你突然举起所有白瓷酒杯。
风一吹，
就泼出半盏打翻的晨光。

我们赤脚踩过，
裤管沾满你遗落的香粉。
而母亲编的草环上，
那朵最沉的，
正把六月压成向下的弧形。

蚂蚁们沿着茎秆的螺旋楼梯，
搬运
你昨夜写给月亮的信笺。
每张都印着淡淡的水痕邮戳。

现在，
整片河谷都开始用你的香气写信。
寄给每个路过时
突然想起童年的游子。

尝一尝夏天

蝉鸣是跳跳糖，
在舌尖噼啪响。
西瓜咔嚓裂开，
甜汁淌成小河，
我们光脚丫，
踩着彩虹吗。

荷叶包着风，
咬一口薄荷凉。
奶奶的绿豆汤，
咕咚咕咚晃，
吊在井里的月亮，
比雪糕还爽！

攀爬的牵牛花

篱笆刚睁开惺忪睡眼，
你的小触须就攥紧了光的缆绳。
每一寸攀援，
都是对地心温柔的背叛。

我们躺着，看藤蔓
把晨露串成透明的登山扣。
而突然绽放的蓝喇叭，
正在广播
昨夜录制的星星絮语。

外婆剪枝时，
你突然抖落几粒黑眼睛——
那是你留给秋天的摩斯密码。
现在，整面南墙
都成了会发声的邮筒，
只要起风，
就寄出带着旋梯的情书。

月露为弦，虫鸣成韵

◎彭根成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是《诗经·七月》中的诗句——五月的蛭蟪弹腿叫，六月的纺织娘鼓翅鸣。至此，各种夏虫纷纷登场，一场大自然的田园音乐会便拉开了序幕。

夏日的黄昏，暮色渐渐弥散开来，悄然驱散了白昼的灼热。我凝神聆听，在草木肆意滋长的旷野深处，有虫声悄然响起。起初，只有几只蛭蟪微微颤动，轻轻拨动着股下的琴弦，那声音细微而渺远，宛如几粒音符，轻轻叩开了沉静如水的夜幕。偶尔，金钟儿亦亮出细长的翅膀，在清凉的月光下，用羽翼轻巧地颤动着，仿佛一根挂着风铃的银线在暗夜中抖动，颤颤悠悠地延展

开来，发出一串“铃铃铃、铃铃铃”的声响。更有蟋蟀们不紧不慢，在草丛间缓缓地弹拨着琴弦，声调悠悠然然，如同水面上悄然飘过的一缕微风。

终于，六月的主角——纺织娘出场了。它们通体碧绿，在幽暗中似一块块莹莹的翡翠，此刻便鼓动起一双透明的翅膀，声调清亮而圆润，仿佛无数纺车在夜深处嗡嗡作响。它们此起彼伏地鸣叫着，声音忽高忽低，似断还连，宛如一支支旋律在黑暗中交织，汇合成一片洪亮而温柔的声浪。我屏息谛听，这多声部的自然交响乐，既无指挥调度，更无曲谱的约束，然而万物共鸣，却浑然和谐，天衣无缝——原来大

地之上，最精妙之曲，原是从不需人为编排的。

月光如水流淌，草尖上凝结的露珠，映照出点点晶亮。这晶莹的露珠，恍然是休止符一般，悬垂在草叶之上，只待虫鸣渐歇时悄然坠落。当夜愈深，万籁渐息，唯余虫鸣的余韵仍在耳畔回响，那鸣声仿佛穿透了沉沉黑夜，化作了无数根细不可见的神秘丝线，悄悄穿入我的心底。打造自然仿佛在告诉我：这卑微的虫儿啊，以生命为代价，用身躯的每一分颤动，为天地吟唱着一首首无言的诗，而月光下那滴露珠，正是这绝唱之后坠落的晶莹泪滴。

夏夜萤火入梦来

◎吴昆

晚风推开纱窗时，檐角风铃叮咚作响，恍惚间又回到那个缀满萤火的夏夜。记忆里的蝉鸣突然在耳畔炸开，潮湿的水汽裹着夜来香的甜，将人拽进时光深处。

老院子里的葡萄架总在暮色四合时变成童话剧场。暮色像打翻的墨水瓶，一点点漫过青瓦白墙，我们几个孩子便举着玻璃瓶冲进浓浓的夜色。萤火虫是最慷慨的演员，从草丛里、竹篱间轻盈飞起，尾部明明灭灭的光，像提着灯笼的小精灵。堂弟总爱追着它们跑，草叶上的露水沾湿裤脚也浑然不

觉，直到跌坐在泥地里，望着掌心忽闪的微光咯咯直笑。

祖母摇着蒲扇坐在门槛上，银发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时，天上的星河与地上的萤火遥相呼应，让人分不清哪处才是真正的璀璨。那些萤火虫仿佛听得入迷，停在她肩头不肯飞走，把老人的白发都染成了星星点点的金色。竹床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我们躺在上面数星星，听着远处稻田里的蛙鸣，眼皮渐渐变得沉重。

后来离开老家求学，城市的霓虹

遮住了银河，也冲淡了夏夜的萤火。深夜伏案时，总觉得窗外少了点什么，直到某个加班的夜晚，在公园角落瞥见一抹微弱的光。那只萤火虫孤零零地飞着，尾部的光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黯淡，像被遗忘的旧梦。我站在原地看了许久，想起祖母说过，萤火虫是天上坠落的星星，它们提着灯笼，是在寻找回家的路。

如今，每当夏夜的风掠过窗棂，那些沉睡的记忆便会苏醒。我仿佛又看见葡萄架下追逐的身影，听见祖母温柔的故事，闻到带着露水的青草香。萤火入梦，照亮的不仅是童年的院子，更

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那些小小的光点如同永恒的灯塔，提醒着我们，生命中曾有过如此纯粹的美好。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片夏夜，那里有永不熄灭的萤火，有讲不完的故事，有永远年轻的笑声。当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那些记忆中的微光便会悄然浮现，带着岁月的温度，温柔地包裹住疲惫的灵魂。

就像此刻，我望着窗外的夜色，仿佛又看见无数萤火在黑暗中起舞，将平凡的夏夜，缀成了一首流动的诗。

